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之七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詩二南

二南作於周初

二南譜正義曰鄭荅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詩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惟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之

時也

辨文王之詩屬周召

陳曰文王之詩所以屬之風召者何也愚知之矣太師繫之也文王受命以六州之地命周召治之二公所施則文王之敎也太師採詩之時得於周南之地屬之周公得於召南之地者屬之召公已為不可屬之文王也文王既受命其詩不入於雅則入於頌二南諸侯之風也周召又其地之諸侯也關雎之下安得不屬之周召哉

辨二南詩或後世附益

林曰或謂二南為周衰之詩理固似矣然孔子刪詩上始文武不應燕樂鄉樂射樂房中之樂周室盛時初無一篇足取而其所記反盡取周衰之文也以二南皆為文武之詩其說其正然甘棠之作在召公既沒之後召公既沒在康王時何彼穠矣之詩乃復平王時事人安得後人不疑也大抵詩之所載上起文王下訖陳靈則陳靈之世詩之篇目皆未定也二南雖為文王之詩然而文王之後以至陳靈

凡詩之主乎夫婦而言乎人倫則後世取而附諸二南之末亦勢之所不免也

二南王者之風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荅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也正義

辨文王化行自二南

孔曰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寔是諸侯詩人不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不述其本宜為風也化霑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止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寔是風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寔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

公也安歐

二南樂章之名

陳曰二南樂章之名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惟左氏載舜象箾南籥則南盖文王樂名也商紂之末天下潰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惟東北之區尚染於紂故作樂者来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用之為燕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

二南何以先國風

李曰孔子告伯魚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歟是告之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盖詩之序先之以風次之以雅次之以頌風者詩之最而周南召南又為風之先焉盖道無始則不行而周南則為正始之道化無基則不立召南則為王化之基此皆文王之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肅雍雍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盖以其能正家而治國故詩必首於二南詩之首於二南如易之首於乾坤

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學易者必自乾坤而入也是以三百篇之中必首於二南六十四卦首於乾坤其體一也

二南篇次之序

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兎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事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之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矣

詩周南

南國何以無變風

二南譜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荅曰陳諸侯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

辨吳楚以僭號黜其詩

孔曰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聞而釋之廵狩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矣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

卷耳后妃求賢

李曰古者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則明彰天下之婦順故內順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彰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蓋閫內之事后妃主之閫外之事天子主之故后妃之職惟在於求賢妾以助內治關雎之詩是也至於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此乃天子之職后妃特輔佐之而已此言后妃之志則是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但有其志耳

卷耳經叙之文

詩卷耳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即首章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是也求賢審官即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經叙倒者叙見后妃求賢而憂勤故先言求賢經王美后妃之志能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螽斯何以喻后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李曰螽斯蝗蟲之類耳以蝗蟲之微物而乃取喻於后妃疑若不倫然詩人之意但取其意不必以蝗蟲而嫌之耳如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以周公多才多藝而詩人取喻以為狼無乃比周公於鳥獸乎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關雎鷙鳥而比於后妃亦取其德之合也草蟲之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草蟲蝗蟲之類比於婦人詩人取喻類多如此孔子曰小言害道小辨害理關雎興於鳥君子取其雎雄之有別鹿鳴興於獸君子取其得食之相呼若以鳥

獸之名而嫌之則不可行也觀此則可知詩也已

漢廣何獨稱南國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孔曰羔羊序云召南之國也彼言召南此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彼論諸侯故止言召南之詩正義

麟趾處周南之末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孔曰關雎之化謂螽斯以前天下無犯非禮桃夭以後也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篇三章是也此篇處末見相終始故歷序前篇以為此次相因有麟名見若致然編之處末以法成功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信厚似古致麟之時不為有關雎而應之太師編之以象應敘者述以法耳不然此豈一人作詩而得相顧以為終始也

甘棠何以美召伯

甘棠美召伯也正義曰武王之時召公為西伯行政於南土决訟於甘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愛結於民心故作是詩以美之經三章皆言國人愛召伯而敬其樹是為美之也諸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得言美文王耳召伯臣子故可言美也芣苢言后妃之美謂說后妃之美行非美后妃也皇矣言美周不斥文王也至於變詩美刺各於其時豳亦變風故有美周公也

甘棠稱召公為伯

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時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厚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荅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

何彼襛矣爲刺詩

林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時而東周亦與焉十二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襛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威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然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雝乎是譏之也今其序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變白爲黑於理安乎

詩邶鄘衛

邶鄘衛商畿内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分其地置三監自

紂城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成王滅三監封康叔於衛後世并二國而有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變風始作各從其國本而與之為邶鄘衛之詩自頃公至襄公凡十二君有詩者六成已下無詩

變詩以事為次

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衛宣公先烝於夷姜後納伋妻邶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為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間之列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序

邶鄘為變風首

孔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義早作故以為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風俗既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也正義

辨衛詩為變風首

所謂衛首變風者衛居紂都迫近王畿兼邶鄘而有之滅人之國罪莫大焉矧同姓者乎柰何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伐是以未強而本弱也迹衛詩之始卒君臣之亂未有甚於此時也民俗之敝未有愈於此國也聖人筆其罪以刑萬世首之變風次之二南者善以明惡也

三國何以同風

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與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比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邶鄘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

邶鄘在三國之前

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立前者為先故世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澳雖同是武公之詩共美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

詩王國

王國者王城也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為西都成王宅洛邑謂之王城為東都即今之河南周公往營成周即今洛陽成王還西都十一世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下同諸侯詩不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變風

王詩何以居變風

孔曰言王國變風者謂以王當國故貶處云尊之猶春秋之王人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王則尊之故顯王以當國而叙以此應故每言閔周也王詩次在鄭上譜退豳下者欲近雅

頌與王世相次故也又曰王下列諸侯謂化之所及總行境内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不能復更作大雅小雅而與諸侯同為國風焉

辨平莊詩分為王風

文王之世所謂風二南是也成王之世所謂風者豳詩是也何以平莊之世獨無土風之作乎平莊之去成王也四百餘年王城之去岐豳也八百餘里土風既殊不可繫於二南之末不可作於豳詩之末則分於王風而別繫之亦勢之當然非夫子之作意也

辨平王列於國風

李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蓋在平王之時黍離以下之詩皆是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者雅頌之詩亡也今也平王之時既下列於國則是詩之亡矣既以平王之詩為國風則是天王下列於諸侯矣然春秋又或書天王或書天王者蓋春秋所以存於王道也以是知春秋與詩相為表裏

王風何以次衛

周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詩譜及正義小序注

詩鄭國

鄭風何以次王

孔曰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國桓為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天地狹既親且勲故使之次王也

詩齊國

周武王封太公望於營丘是為齊凡五世至哀公政衰紀侯譖之於周懿王而烹之當懿王時齊以變風始作又九世至襄公有詩者二桓公已下無詩

詩魏國

魏無世家其詩當在平桓間

魏風何以次齊

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

詩唐國

周武王封弟叔虞於唐至六世孫僖侯唐之變風始作唐之地堯都詩人本其風俗故云唐自僖至獻公有詩者四惠公已下無詩

唐風何以次魏

唐者叔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

詩秦國

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為附庸當宣王時命為大夫而變風始作自非子至康公凡十五世有詩者十共已下無詩

秦風何以次唐

秦以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覇西戎卒為強國故使之次唐也正義

詩陳國

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凡十八君至于靈公有詩者五成公已下無詩

詩曹國

周武王封叔振鐸于曹凡十五君至于昭公卒共公立有詩者四自文公已下無詩

詩檜國

檜妘姓之國無世次其詩當在周夷王厲王之間

檜風曷次於末

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正義

詩豳風

豳戎狄之地名也后稷曾孫公劉自邰而世居焉及成王時周公遭四國流言之變居於東都乃思先祖公劉大王爲豳公憂勞民事致王業

之艱難以此叙已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悟而迎之故太師述其
詩為豳國之風

豳詩居變風末

孔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
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正義

辨豳詩有風雅之體

林曰說詩之體土風之詩謂之風朝廷之詩謂之雅宗廟祝頌之詩
謂之頌諸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為次惟豳兼有風雅之制以為
風雅其辭作於朝廷繫於政事以為雅則又記土風焉故列於風雅
之間明其不純於風而不可以雅也

辨豳詩不入風雅

正義曰金縢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反之代成王治國政
而致太平其世居東都也其入攝王政也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
純似公劉太王之所為也周公作詩之時有自比二人之意及其終

得攝王政其事又純似之此詩用於樂官當立題目太師於是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之詩主意豳風之事故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為豳國而變風焉此乃遠論豳公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矣

辨周公作詩之意

夫豳風者周公之詩若不可為變風矣若不可居於國風之末矣考鄭氏之補顏達之疏則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尊一國故列之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使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比也嗚呼豳風者周公之心也列之二南次之二雅次之三頌皆可也何居變國之末為尊周公耶此特不得聖人之意強為此言也夫周家之業后稷公劉起之文武成之成王以幼冲嗣位周公恐文武之業日墜而天下之未一于周遂置身於可疑不幸四國唱之成王和之使周公

睨不之顧后稷公劉文武之業漫漫微矣知其無可柰何乃有七月鴟鴞之詩述創業之艱難以遺成王又欲救於已變之後使天下之人與夫成王百官感其主而成武之繼使無周公則變而下之正危而不之扶矣奚有七百年之基業乎

豳風獨念公劉大王

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也故說先公之風化陳王業之艱難則是思念先公以比叙已志也當時周公所作太師題之曰豳明其然矣而先王豳州經十世知唯念公劉大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土大王終主豳之君俱是先公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遭事難追念屬豳先君明是念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

豳詩何不列於雅

七月詩周公所作也公劉詩召公所作也周公召公等也七月陳王業之本公劉亦云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其意亦尊也周公作之戒成王也○七月之興當既王之後公劉之興亦當既王之後其時又尊

也然而七月則繫豳風公劉列入大雅何也公劉豈非豳國之君七月
豈非公劉之詩乎先儒以為周公遭變故七月為豳風召公先戀故公
劉為大雅其然乎其不然乎豳風者名之為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之詩
何不名曰周公國風而曰豳乎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
得國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
公劉之相倫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
編於雅矣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
就豳言之七月東山皆正風也鴟鴞以下皆變風也由是言之豳七月
自無緣入雅不得云遭變故為變風也且以七月東山為變風世復有
不變風者乎曰然則鴟鴞破斧之屬何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為
變雅成王雖疑周公而終任之攝政六年而後復子明辟君臣之道亦
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
還周公也曰東山之詩非刺也亦何以不入於雅曰當此之際成王猶
諒闇故發事不為成王之美亦不入雅明總已之際責在冢宰也與恭

秋毛伯来求金相似乃知聖人之意六經如合符契耳

管蔡何以列於雅

譜曰棠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正義曰周公雖内傷管蔡之不睦而作親兄弟之詩外若自然須親不欲顯管蔡之有罪緣周公此志有隱忍之情若在成王詩中則學者知由管蔡而作是彰明其罪非為閔之由此故為隱推進而上之文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親兄弟之義也

詩二雅

鄭氏云二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小雅正十六篇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是也有其義亡其辭者六變雅正十四篇自六月之後也

雅頌何以稱什

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收歛故分其積篇每十為卷即以卷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總名之是鹿鳴之什者宛

辭言四牡之筞箱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
臣工之什言雍箭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
也正義

雅題何以稱同

大小雅傳譜正義曰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風土所在雅題不同周
者以雅與國風殊絕又無摸代相涉故不言周也

小雅大雅之別

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
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其變雅之美刺皆由
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有小大也正義

小雅何以先大雅

孔曰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群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
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
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

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其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漸積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

大雅小雅之樂

上下樂譜曰其用於樂曰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享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享元侯歌肆夏也則非元侯者不得歌之肆夏頌之族類頌下唯有大雅故知於諸侯歌文王也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歌文王與天子於諸侯同也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於升歌歌鹿鳴合鄉樂則於歌文武者當合鹿鳴歌肆夏者當合文王也

諸侯曷用小雅之樂

小雅之為天子之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威刑之政不得有詩而詩為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尤美者可以為典法故雖無詩者今得進而用之所以風化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

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等風為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變化之故風為鄉樂風本諸侯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

小雅有無刺厲王詩

譜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

鹿鳴何以先小雅

孔曰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群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也故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為先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能推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為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燕群臣嘉賓之事為首也

六月小雅之變

六月宣王北伐也鄭氏曰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之變小雅

辨六月言發興之由

李曰六月之序總言發興之由文武成康自鹿鳴之興至於菁菁者莪之詩此周之所以興也至於厲王之世斯道掃地小雅盡廢此周之所以衰也

大雅

大雅正變之篇

大雅正十八篇變十三篇自文王卷阿為正雅自六月之後為變雅

公劉何列於大雅

見前豳詩何不列於雅

詩周頌

周頌之作按左氏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云云鄭譜云在周公復政成王即政之初

三頌為體各異

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此解頌者惟周頌耳其商魯之頌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義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之周宗親同姓使之先前代也正義

辨頌體意句不一

孔曰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治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之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

頌詩何以言周

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書議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列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既有商魯頌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

詩魯頌

周公伯禽受封於魯十四世至僖公能遵伯禽之法既甍而國人美之季孫行父請命於周史克作頌

[魯僖何以有頌]

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三者有成功盛德然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公魯侯敬明其德是美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序之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 譜魯頌

[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

如禘太廟不郊三望皆為春秋所譏然為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也

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遂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故臣子請而作頌

頌義下

辨魯僖公之有頌

頌之為體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祝頌其國者亦得用之僖公既沒魯人述陳其功德以告于王王命魯臣之能文者頌之其君比之諸侯則貧儉異時比之春秋則小康其事此臣子之願心而非有諂畏此孔子所以取而錄之也

魯頌皆史克所作

駉頌序云史克所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繆矣故王肅之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

魯頌惟閟宮可疑

李曰魯頌四詩惟閟宮獨為可疑如駉之詩言牧馬之事有必正之詩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脩泮宮服淮夷雖其事僖公未能盡之然所褒之事尤為可褒也至於閟宮之詩則所褒者非可褒之事也毀譽失真莫此為甚且如閟宮之詩言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乃盛稱於廟與郊天之祭以示誇耀不可過乎此序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不可信詩序徒見詩中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故附會以為復周公之宇殊不知詩人所言乃祝頌之辭也如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辭若以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果為非祝頌之辭則是僖公果有萬有千歲乎故此序言復周公之宇亦為可疑也

詩商頌

商湯中興高宗時有作詩頌之者武王滅商封微子伐殷後七世至戴公當宣王時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

詩時得五篇矣

商頌著後王之義

正義曰今詩時孔子所定商頌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録詩之時已亡其七篇惟得此五篇而已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夏之篇章既已泯棄惟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録魯頌同之三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二頌著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

周太師何得商頌

譜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正義曰以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曰宋而後得有故鄭為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宋何以無變風

商頌譜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録之蓋

以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然符述職所以不陳其詩亦是無服出客之
義也

雜論

風雅頌之體不同

陳曰夫子删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為諸侯之詩彼序詩者
妄以風辨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之降王室而諸侯烏有
王室之尊聖人輙降之乎嗚呼自詩序作詩雖存而亡久矣王室尚可
降為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聖人豈復有敎乎謂詩之傳於世吾不信
也曾不知聖人删詩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也直古人作詩之體矣何
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行體制不明而名
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
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其非淺近易見其辭典麗絶厚故也謂之
頌者則直讚其上之功德爾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
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複相類既曰參差荇

菜左右採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人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
鍾鼓樂之旣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
谷維葉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人字不同甚者殷其雷三章七
十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
皆言重辭複淺易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復小夫賤隸婦人
女子能道之蓋士君子爲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詩固已典正非風
之體然語間有重複雅則雅矣猶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
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有十六章章有十
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則非深於道者不能言也風與大雅小雅皆
道人君政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頌惟以鋪張勳德爾學者
試以風雅之詩與頌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小大之意以風雅之
詩與頌之詩詳觀之然後知四者之體各不同矣夫子曰吾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

混殽無別待聖人而後各得其所者可無恩乎彼序詩者妄人爾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有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其言皆慼既以風為諸侯又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借謂文王在當時猶為諸侯故得為之風而豳詩乃成王之時周公之事亦列於風豈當時亦未為王乎故謂黍離降而豳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繆可知既以小雅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六月采芑以為北伐南征王者之政孰有大於此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當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觀此言之雅之繆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則不得為頌也詩既以敬之為戒成王小毖為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歌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淮夷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此說乎

詩刺顛倒之疑

李曰詩三百之多本末有顛倒若如載馳之詩衛懿之詩乃在於文公之後清人之詩鄭文公之詩乃在於兔爰之前葛藟之詩平王之詩乃在於桓王之後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乃在於四牡之後而邠風之破斧乃在於東山之前雖其顛倒如此亦非詩之本意也如此四牡之詩但言人君之勞使臣不可不知其勤勞皇皇者華但言使臣之出使不可不知其疾苦詩之本意如斯而已如必泥先後之序非詩人之本意也

論篇章散亡先後失序

陳曰去古愈遠聖道不明篇章散亡先後失序後之學者不見聖人之全經不識古人之大體如春秋之時趙衰之賦河水子駟之賦河清祭公之作祈招宋公之賦新宮而今皆闕焉則詩之篇章其逸多矣孔子未刪之前始於周召而終於檜曹今之詩次始於周召而終於曹豳者其封之先後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刪篇章之序其亂甚

矣

古人學詩不同

古人學詩取其善言美意而已夫子於詩所取者不過思無邪南容於詩三復者不過白圭子路於詩終身誦者不過不求初未嘗區區分別所作之人所採之時故孟子號長於詩者而以戎狄是膺為周公之詩有不暇恤也後世始併其本末源流論之然後為通經雖其守約之心未必如古而貫穿馳騁亦足尚也

宋朝傳授之學

宋朝惟存外傳其說與毛義絕異諸儒惟本毛鄭頗以己意增損詩序先儒謂子夏所作毛公衛宏頗加潤色近世諸儒議之不齊自歐陽脩論詩頗疑序有舛誤蘇轍獨存大序更改其說鮮不本序義者王安石訓其義子雲訓其辭雖知本詩序至於比興穿鑿奇碎學者由此拘牽小文勝而大義隱矣唐仲友文

群書考索卷之七　畢

續集

群書考索卷之八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禮記曲禮

多出孔門弟子

禮記多出於孔子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諸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經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伊川先生

五禮之所由始

遂皇在伏羲之前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始於遂皇也伏羲制嫁娶以

儷皮為禮是嫁娶加禮始於伏羲神農氏始教天下種穀始為蜡則祭祀吉禮始於神農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士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諸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與聘是賓禮也 正義

禮有三起之義

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士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太一其義遠也其禮士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羲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羲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 正義

禮記雜出記録

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至孔子沒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同以為此記或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制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録之以為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脩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録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 正義

辨諸儒折難之非

禮記之書雜出諸儒其所師傳或異故有兩存之說如呂不韋月令漢博士王制王制人皆剌經而作兼有時王之制學者考其說間與周官抵捂不知秦漢諸儒采古參今未嘗施用乃持其說以相折難此聚訟所由起也然先王之制頗在於是乃刪摘詆訾如郊宗元特令論苛碎刻裂不知識者之在後其弊至於會稽夏休破禮記之書此如子孫不聞前世之事而臆度祖父之傳為非是謂吾獨見聖人之心乃聖人所謂不知而作非吾所敢同也 唐仲友文

非禮書者七篇

漢興諸儒搜求於煨燼之中禮得於淹中樂傳於制氏所謂禮樂者無復聖人之制作也於是合禮樂之可知者編為禮記之書曲禮郊特牲祭義祭法喪服等篇古之禮書也樂記一篇古之樂書也若乃檀弓呂令文王世子學記中庸表記大學等篇可謂之禮書乎可謂之樂書乎非禮書而謂之記禮無怪乎學者之疑也

篇目各有所屬

曲禮王制禮器深衣屬制度檀弓禮運玉藻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經解哀公問燕居坊記太傅學記屬通論投壺冠義婚義射義樂義聘義鄉飲酒屬吉禮郊特牲祭法祭統祭義屬祭禮月令屬明堂陰陽記屬文王世子法樂記屬樂記明堂位屬明堂記內則屬文王世子法

曲禮所記五禮之疏

按鄭目録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說吉禮也喪荒去國之說凶禮也致貢朝會之說賓禮也兵車旌鴻之說軍禮也事長欽老執贄納女之說嘉禮也此於別録屬制度按鄭此說則此曲禮篇中有含五禮之義是以經云禱祠祭祀之說當吉禮也送喪不由徑歲凶年穀不登又云大夫士去國如此之類是喪荒國之說當凶禮也五官致貢曰享天子當宁主人拜迎之類是賓禮須敬也軍中之拜肅拜之類是軍禮須敬也冠昏飲酒皆有賓主答拜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車不式乘玉輅不式鄭云大事不崇曲敬者謂敬天神及軍之大事故

不崇曲小之敬熊氏以為唯此不敬者恐義不然也既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也正義

禮有經有變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為變禮看来全以為變化亦不可葢曲者委曲之義故以曲禮為變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豈可以此三句為變禮只是禮各有經有變先儒以儀禮為經禮儀禮中亦有變然所謂變禮者又自有經不可一律看也禮記聖人問荅處多是說禮之變又曰上古禮書極多如河間献王收拾得五十八篇後来藏在秘府鄭玄輩尚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後来遂失不傳可惜可惜今儀禮古時亦多有今所餘十七篇但多禮耳文公經說

毋不敬是統言

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民之事也此只言大綱本領而事無過舉自在其中若只以事無過舉可以安民為說則氣象淺迫無含蓄矣同前

記王制月令

王制載事之非 爵位建國三監田狩祭

林曰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則以子男為二位公侯及天子孟子以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則不言君一位而惟五等此則異矣至其餘文則録孟子之辭可以大國次國小國無異制皆有上士二十七人孟子以上士中士下士各一位安得上士如此之多若諸侯上士皆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又當幾人矣此不可也又曰凡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併九州計之則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封諸侯之數不得知也其見於春秋者弁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者不過倍加之數爾借謂僻陋小國無事見經與見呑於彊大然安得千七百國之多乎又以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古者畿内不以封建諸侯雖有六卿采地

而謂之百里七十里計九十有三國此又不可也又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古無三監之官獨周封武庚於商慮其扇亂乃命管叔蔡叔霍叔監殷安得國各有三監乎若周禮有立其監之語乃謂諸侯自監一國也引書與周禮為據俱非又不可也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狩之事雖因農隙以講武事然天子一日萬機焦勞不暇何必三時親田也文王不暇盤于游田而謂無事不田曰不敬又不可也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禘之為祭大祭也王者嘗禘其祖之所自出乃謂之禘春秋書禘皆記其僭也何得為諸侯之祭乎若曰虞夏之制則雖帝王至異不至於天子之祭為諸侯之祭又不可也

記月令

月令之說不經

林曰月令之書出於秦漢之間拘於陋學不知道者為之也鄭氏以為呂不韋為之蓋以孟夏有太尉又是秦官也季秋有來歲又是秦制也

或者又曰秦始皇十二年不韋死至十六年秦始并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方秦以建亥首歲而不韋已死數載矣不得為不韋所作予謂此不必詳其人觀其言不可為道不過出於秦漢之陋儒爾唐柳子厚嘗辨其非矣曰事有當俟時而行者有不得俟時而行者而月令一書反時令則有災異此乃瞽史之說離聖人之道已遠古之儒者未有柳子厚之知道者也然惜其所辨者小至其乖戾之者未之辨也夫四時所主之帝所祀之處所祭之牧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穀與牲所用之器各謂不同此皆不經之語古無有也

月令中星之疑

按二十八宿隨天當春分時昏中之星各正其位歷夏至秋冬一時差一方一日差一度以東漢周天度考之月令所言中星節氣之星也後漢志云中星加二十四氣二月初氣昏井中中氣昏鬼中五月初昏亢中中昏氐中八月初中皆昏斗中十一月初昏壁中中昏奎中堯典所言中星氣之星也堯典曰春日中星鳥夏日永星火秋日中星虛冬日短星昴一氣十五日一差

一度月令仲春昏弧中弧九星在狼東南狼一星在東井弧星近東井自東井三十度至星一度隔十八度節氣之星固宜弧中矣月令仲夏昏亢中亢十度至房一度隔十三度節氣之星固宜亢中矣月令仲秋昏牽牛中自牽牛七度至虛六度隔十六度節氣之星固宜牽牛中矣月令仲冬昏東壁中自東壁十度至昴一度隔四十四度况自虛十度至壁一度止隔三十四度豈有時幾一季而星度止差三十四度初疑戴經之誤及按石氏星經云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從奎第五度為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之當井之十六度建星在斗十度尚書云日中星鳥南方七宿總為鳥星井鬼鳥星之分也仲夏昏亢中尚書云日永星火日永星火非謂心星也昴之三十度總為火火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也仲秋昏牽牛中尚書云宵中星虛仲冬昏東壁中尚書云日短星昴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中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則別尚書所舉星者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

也正義

記文王世子

文王何以稱三朝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正義曰按緯候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謚之曰文則為世子之時未得為文王也記者於後追而書之下記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又內則云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日入而夕者朝禮其夕禮簡故言夕今三皆曰朝者以其禮同故通言朝凡常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今文王朝於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也

記禮運

禮運之言詭誕

湛水文曰禮運雖有夫子之言二十一冠篇言大道與三代之治其語雜而不倫以正君臣篤父子而為起兵賊亂之本取老子之言為證

記明堂位

明堂位載享之疑

林曰禮記一書其典正無牴牾者中庸大學而已其次坊記可也自曲禮樂記祭法祭義射義等篇並漢儒之語矣古已多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然其悖禮亂教未有如明堂之甚也成王幼周公為冢宰攝政以王命賞罰天下何嘗失北面之禮而居非常之位哉明堂乃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人曰周公踐天子位而果有是乎金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繼以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乃命諸王邦之蔡書曰公作詩以貽王乃言命之王而後封仲於蔡周公未嘗負斧依南面而立當時以為天子哉以周公為天子則成王何以處此周公特輔政耳群叔且有不利之言使實踐祚而朝諸侯豈特群叔流言而已哉謬之甚也人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此又不知禮之謬亂乎嘗辨其不然矣嘗昭公曰吾何僭哉子

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比天子之禮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夫子所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何得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乃以為七百里周書以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矣經違古莫此為甚至其大可恠者乃曰魯之君臣未嘗相弒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春秋魯只十餘君隱為威所弒子般閔公公子赤皆戕於亂臣昭公哀公皆見逐焉十二公之中而相弒害已如此而謂未嘗相弒蓋彼未嘗觀春秋妄說至此後世不察乃據以為禮經彼之謬不足道也後儒酷信之者陋又居其下矣誠使達於理者削而去之則先王之禮可尋易辯春秋詩書之旨自彰明矣

記樂記

樂記作於漢世

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

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也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錄也

論樂記之一篇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地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蓋人受天命之正以生其未動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人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情性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為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好好惡惡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又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

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之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文公

記儒行

儒行非孔子言

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考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其稱說多過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家若國若天下粹美之道則無見矣聖人之行如斯而已乎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也曰多自夸大以投其君豈所謂孔子哉

記鄉飲酒

鄉飲酒有四事

正義曰鄉飲酒一篇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也

雜辨

禮書逸亡篇數

逸禮者漢書藝文志漢興始於魯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其不入於記者此為逸也禮記表

歷代禮樂存亡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備太平之業盡天下以為六服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微其後諸侯漸大然齊侯受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

待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下更戰國禮樂殆絕漢興禮出淹中后蒼諸儒共為補拾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說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百家殊說豈不傳哉自漢已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著于書者可攷也自漢以來樂之沿革惟見史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録今著其存者云廬陵文

群書考索卷之八 畢

續集

群書考索卷之九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經籍門

周禮

周禮周公所制

陸曰周禮者周公所制也漢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是為周禮釋文序

辨居攝所制之書

釋曰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者按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又按書傳亦云六年制禮作樂所制之禮則此周禮也又云而作六典者下文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是六典之職也正義

辨周禮所載之詳 鄭伯謙曰周公之經理周家也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繢刮摩搏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獨鱉之微其不備具後之欲講明周家之制者其於周公之書攷之

篇名異見七處

其周禮見於周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按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禮經三百二也中庸曰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 正義

周官分合兼攝

先王設官分職最當詳考謂其錯綜互見不可倫類而又有截然一定
不可易者如大司寇之屬自朝廷之獄大司寇小司寇士師掌之六遂
之獄遂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甸稍縣封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
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凡此謂其甚獄訟事故雖在鄉之外
如甸稍縣封外而邦國遠而四方皆屬之司寇其他則不然既有司徒
以統民與鄉遂而掌疆之屬又分之司馬其間分畫職掌若此者衆又
所宜深究也其設官之大數雖曰三百六十然職事員數不止此而民
也以天官考之凡鄉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
司關司門不可考尚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凡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
畧以春夏秋官為準以多乘少皆以五百人為額則凡三千人矣其間
兼攝必相半矣何者先王因事以命官作史者因官以分職以三公六
卿論之如二卿必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成兼而成王時周公
以公兼冢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曰司徒
司馬司空也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

中召公毛公畢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則不可廢其官亦未必一一有舉其大畧而言則士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掌染草人角人羽人之類止徵一物則其無事時亦多矣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紀有盟詛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遠方民來則用懷方氏先王豈以祿無用之官而待有事然後用之哉亦於臨事兼攝耳盟府命士也而太公兼之所兼謂職在司盟而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其不可廢故各設其官職以待智者決擇爾又六卿每卿內治一宮外兼一鄉而周官每鄉二人每宮卿二人若是者皆非事實也

周官文不可行

今之傳周禮曰周公相成王致太平之書考其官師之屬至射䳄鳥殺鼃鼈皆有族然太平之功若是微猥煩細而後立耶觀今末世之官俚名由號猶不能至之甚豈傳之非真乎䳄鳥之不射鼃鼈之未殄於太平之功宜可損益視其文類若煩而不可舉非於簡治有未盡哉抑徒

為其文而不施於事耶劉璞

辨周官立法之善

有周官馭吏之法則天下無惰吏有周官治兵之法則天下無惰兵有周官勸農之法則天下無惰農自六典掌於太宰而官無曠職自九法嚴於司馬而兵無虛數自井田制於司農而民之不農者亦寡矣

周官職屬煩多

周官六屬其職三百六十而員數則多殆六鄉七萬五千家耳自比長以上鄉大夫七萬八千餘人此大可怪學者每非之而見其說抑存官之妄耶則鄉州黨族比皆有職又不可闕者則守其官者何等人也

辨周官統屬之數

周官三百六十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一曰天官冢宰二曰地官司徒三曰春官宗伯四曰夏官司馬五曰秋官司寇六曰冬官考工邦治則掌之冢宰而一其屬自太宰小宰以下則六十有二焉邦教則掌之司徒而率其屬自大司徒小司徒以下則七十有四焉邦禮則掌之宗伯而率其屬自大宗伯小宗伯以下則有七

十焉邦政則掌之司馬率其屬自大司馬小司馬以下則六十有八焉邦刑則掌之司寇而率其屬自大司寇小司寇以下則有六十五焉以至冬官考工記雖事實要湮攷其大槩工人之屬則二十有九焉合而記之則三百六十有五焉又六鄉之吏自鄉大夫鄉至于比長下士凡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府史胥徒不在其數

周官鄉遂無法

周公致太平六年反政成王今可見者六官之典也建國之法畫為鄉遂自大夫至其長厥職事聞歲時登歛于王家數師于民里皆何事耶采地三等邑於畿者豈復有數乎列鄉大考佐其事者豈復有名乎司徒之屬命以鄉者皆別置則疑於無法司馬之吏取於鄉者皆兼官則詳夫不合書序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師氏保氏非輔弼之任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而遠郊近郊琛內外之賦何也鄭璞

辨洲鄉之長皆鄉官司馬之吏取於鄉官皆兼官則悼夫不合司馬之序自軍將至於伍長凡六等軍將也師帥也旅帥也卒長也兩司

馬也五長也皆比閭族黨州鄉之官也故司馬之職中夏茇舍辨號名之周師以國名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鄭氏之說以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鄉謂州長至比長也其兼官可知矣夫三代之制盈則民出則軍各親其吏豈有不合者哉鄭伯謙文

辨鄉遂用下士為長

鄉遂自大夫至所長厥功可得聞歟考地官之序鄉大夫則每鄉以鄉一人為之一鄉之間又有比閭族黨州州長中大夫為之也黨止下大夫為之也族師上士為之也閭胥中士為之也比長下士為之也此鄉官也遂大夫每遂則以中大夫一人為之一遂之間又有鄰里酇鄙縣縣正下大夫為之鄙師上士為之酇長中士為之里宰下士為之鄰長五家則一人為之此遂官也鄉官之比長以下士為之而遂官之鄰長不言下士者蓋尊卑之差也何哉鄉大夫鄉官差次而下至於比長自然用下士矣遂大夫止中大夫之官差次而下至於里宰已用下士則鄰固不得用下士也蓋以

不命之士為之也錢文子文

鄉遂都鄙之法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有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井鄉遂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中惟挽匶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起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疋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為溝洫而不為井者即欲起兵數故也五鄙五鄰五伍之後變文言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文公經說

周官為治之煩

歐陽曰周之治迹所以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讀禮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内設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畧也而六官之屬畧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

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無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織乎如其不耕而何以給之夫為治者固若是之煩乎此其可疑者也六一文

周官體制難行

歐陽曰秦既非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体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敗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同前

辨周禮可致太平

有公輸之巧而後可以施斲削之功有王良之嚮轡而後可以誇馳騁之工有周官六典之書而後可以致太平之治

辨周禮王道之極

文中子魏相篇曰子家君未嘗廢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通也周之介也敢忘

其禮乎

周禮之書不可信

蘇曰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全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岙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爾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也蘇欒城文

辨六典之文難及

李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然鄭義獲申故周官遂行切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於地焉有形者載非古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盱璞集

六官法天地四時

釋曰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成

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官設官分職以法之

辨六官探伺本末 治教禮政刑事謂之六官治非天事謂之天官治以道為本也教非地事謂之地官教以化為本也禮以仁為本故禮曰春官政以禮為本故政曰夏官刑以義為主故刑曰秋官典以智為主故事曰冬官本末相因先後相應故則更新終則復始天地四時之道也聖人之立六官蓋法天地四時則治萬事者也然治有本末不知其本則不能起用以應物不事其末則不能反本以復道先王於是以官探本以司伺末治官曰天而以道為本教官曰地而以化為本禮官曰春而以仁為本政官曰夏而以禮為本此之謂探本教官謂之司徒而教以徒為末政官謂之司馬而政以馬為末刑官謂之司寇而刑以寇為末事官謂之司空而事以空為末此之謂伺末有本有末未嘗偏廢此先王之治所以為大備歟 王昭禹

辨漢儒臆說之非 成王言六卿所治之職何嘗以配天地四時今以冢宰曰天官而天事反在春官乃曰天取兼總之義天之至尊惟萬

乘可稱曰天王曰天子豈人臣所得而稱乎司徒謂之地官愈無義古者司徒掌以教人倫今乃掌土地之事是乃司空掌土也非司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生五行以象仁今謂之禮以禮豈能生物也哉司馬掌兵而謂之夏夏方物之盛反用兵乎惟司寇掌刑謂之秋官猶可矣司空掌土謂之冬官又無理也使成王有取於天地四時則書言之矣既不言所取必無義則漢儒臆説可知也

六官首序不同

釋曰自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五句六官之首同此序者以其建國設官為民不異故也王者臨統無遠故首稱惟王明事皆統之於王王既位矣當擇吉土以建國為先故次言建國於中辨四方正宮廟之位復體國經野自近及遠也於是設官分職助理天工衆人取中以為治體列文先後次第應者其實建國之初豈未設官分職也宜以作序之意主在設官分職為民極耳

辨六官皆為民立 王昭禹曰六官之首皆於以為民極之後言乃立其官者蓋乃者有以彼而繼以此之辭先王之立官凡以因彼民故也然言乃立天官而不謂之建者蓋立乎上者能大而發下立乎下者能一而承上則立者能得位而已非若建則能作而立之也

六官職掌互見

太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用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九貢九賦九功九式。司師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

六官互相參錯

鄭曰周官率屬互相參錯如太史而下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屬於天官而乃屬於春官司勳掌六卿之賞地宜在地官而乃屬於夏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在春官而乃屬於秋官大僕掌諸侯之

復逆小臣掌王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群吏之復逆及庶民之復逆夫民臣復逆宰夫既已掌之則大僕而下宜屬之天官今乃屬之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封邑建社稷設封疆分州里司徒既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乃屬於夏官如理財事自大府至掌皮盡隸於天官則凡財用宜悉領於太宰而泉府廩人倉人乃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過充君之庖爾而悉領於冢宰至於外朝則有官之廩祿府史胥徒稍食番上宿衛之廩給其費是廣而外內朝之冗食亦見於地官之槁人自內司服至屨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既屬於天官而司服掌外朝之服司常巾車之官則屬於禮官如使各得其行其意而不關於冢宰是猶太祖之三司使以河渠撥付之都水監甲冑撥付之軍器監恐無以樽節之

稱官之名義

釋曰周禮之內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長也以尊長為名縣師之類言師者皆取可為法也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腊人鼈人之類即冬官鄭

云某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謂若桃氏為劍築氏為削之類鄭注冬官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之類鄭注引春秋官有世功則有之族是也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言司者皆是專任其事事由於已故以司言之也諸典婦功典絲典枲之類言典者出入由已課彼作人故謂之為典也諸稱職者謂若職幣職內職歲財不久停職之而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如他官供物已則掌之而已若幕幕供帷幕幄帟掌次張是也二則掌懲斂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則掌非已所為則掌節掌固掌疆本非已造發壞修之而已也

序官之義有二

釋曰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若宮正宮伯全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外內饔全主造食如此之類皆是類聚群分故連類序之二則凡次序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為先後皆以緩急為次第故此宮正之等士官為前內宰等大夫官為後也

歲時教師氏里

所謂教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頒司徒之教法于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州長屬民讀法勸其行義戒其過惡黨正讀邦法以糾戒其民族師讀邦法以書其孝弟睦姻有德者閭胥讀法也其恭敏任恤者所謂師者如鄉大夫於大詢之時帥衆寡而致於朝州長於作民之時則帥而致之黨正歲終帥吏而致事族師於萬民之時帥四閭之吏是也

六官皆有考

釋曰宰夫是太宰之考謂若地官之考為鄉師春官之考為肆師夏官之考為軍司馬秋官之考為士師冬官之考為匠師

辨官考皆謂之師

王昭禹曰治官之考謂之宰夫政官之考謂之軍司馬而於教官則謂之鄉師禮官則謂之肆師刑官則謂之士師者盖宰夫則因大宰而名之而考治者宜以智帥人故曰宰夫軍司馬則因大司馬而治之而考政者特以軍為主故曰軍司馬師所以教

之而教官所故者止於六鄉之教事故曰鄉師至於禮也刑也無非所以教也故亦皆謂之師先王因事以名官各有攸趣爾

周公所立條貫

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文公語錄

是周公意思

周禮畢竟是出於一手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

可見周家法度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但未敢令初學者行之

建太平之基本

令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也

為一代之法

周禮一書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到可用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同上

禮天官

看天官太宰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而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肯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伊川遺書

天官象天所立

鄭云象天所立之官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通釋曰周天有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攝三百六十官故題曰天官也

辨冢宰職關天人

鄭曰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乃未始有一事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此加官也唐虞官百凡天地之運化四時之作訛成易事之關於天者羲和職之教化禮樂之要與刑財穀之同虞工納言之職事之繫於人者九官分治之事有其官

官有其職十有五人之職所以分天下之萬事而治之者也

辨天官之責甚深 古之大臣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之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熙庶績者也是故日月之薄蝕百川之沸騰詩人所以刺卿士谷洛之鬬太子晉亦以歸咎於執政爲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益深

天官先後之次

釋曰上太宰至旅下士總馭群職故爲上首自此宮正已下至夏采六十官隨事緩急爲先後故自宮正至宮伯二官主宮室之事安身先須宮室故爲先也自膳夫至腊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饌具之事人之處世在安與飽故食次宮室也自醫師已下至獸醫主療疾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醫次食饌也自酒正至宮人流酒飲殽羞之事醫治既畢須酒食養身故次酒殽也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又次之自太

府至掌皮並是府藏計會之事既有其餘理須貯積或出或内宜計會之故相次也自内宰至屨人陳后夫人已下内教婦功婦人衣服之事君子明以訪政夜以安息故言婦人於後也夏采一職記招魂以其死事故於末言之也

辨天官叙官不同 甸師何以不列地官以共野之薦又給薪蒸故次亨人之下凌人藏氷何以不同豳法按周之二月夏十二月取氷周三月夏正月藏之用周四月夏二月須之藏之既晩出之又早以豳土寒故不然一月也凌人以夏十二月藏氷曰之三月須氷也大府玉府何以不列冬官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大府掌財故次飲食玉府治玉掌王后首服故與大府同列天官奄何以爵内小臣稱士以其有賢近令為之也

冢宰職不言同

鄭注曰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

【釋不言司有二義】釋曰鄭云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此官不言司對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群職故言司此天官則兼攝衆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

【三公無正職】

釋曰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亦是公有三人之事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者成王周官云茲惟吳公論道經邦考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鄭雖言天子諸侯公中亦含三公是其內與王論道也云中參六官之事者按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彼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是稱是其中參六官之事云外與六卿之教即此經是也云其要爲民所以屬之鄉焉者三公無正職是以三百六十官之中不見三公之任推此六卿之內而言三公故云屬之鄉焉

辨三公分主六卿 王曰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則公者爵爵盛大而其德與王同矣卿老公也尊之於卿憲其言行而不累以事故稱老爲禮賓賢能而獻其書於王王再拜而受之則為道之存故也故以卿老帥其事卿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則以事道者尊職事者卑故也然卿老位卿而公一人則三公分上六卿矣書曰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公一人有時而兼掌六卿矣

辨鄭氏兼官之說 三公官不列其職兼之師氏保氏三公無職也鄭氏於師氏保氏序官則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謂三公之職下兼師氏之官此說非矣三公取上公九命之職也師氏之職中大夫為之耳保氏之職下大夫為之耳既曰大夫為之而以公兼之則周公設官為虛名也故曰此說非也

內宰統御內治

內宰下大夫三人命士十二人自內小臣會豎凡將命洒掃之人自九嬪御婦祝史凡內官自典婦功服飾織經凡治內之命士皆屬焉而隸

煞冢宰蓋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大臣總之則無得踰節詔禮崇

父作相膳夫內夫皆得人巷伯之雅詩人維奄官亦各其擬晉侯近女

而咸豎和以為趙容之咎古人致君三南之禮其道由此東周宰職不

競春秋肴書晅賵妾其著三公逆后共何足以正王闈乎

玉府內府分職

玉府內府所掌金玉其器凡良貨賄一也而分為二官何哉蓋玉府所掌皆式財所作及獸人魚人所入之物專以供王玩好賜予耳邦之大用不與焉內府所掌乃九貢九功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公家之物以供邦之大用故不可不分為二也

辨三府供貢之非

胡宏曰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用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以式貢之餘才以供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好貨兵器不幾如漢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之齒革良貨賄之獻而供王之好賜予不幾如唐受四方之羨餘者乎

府史胥徒有無

釋曰周禮之内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即是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税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腊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内唯有天府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周禮上下文有胥必有徒胥為什長故也腊人之類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故也食醫之類胥徒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不假胥徒也

辨府史胥徒非王臣 釋曰言王臣者自士以上得王簡策命之則為王臣也府史胥徒不得王命官長自辟除者非王臣也

辨府史胥徒之職 王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召令盖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召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胥以統徒一胥而十徒從之謂之胥則以其

賤而在下亦能養人也謂之徒則以其尤卑而行趨走以供役也

王后參預外事

王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亦如之胡宏曰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通諸侯内交群下將安用君者夫人臣尚無意外之交曾謂王后可乎殊不知先王之致王后相成未嘗無外事也按禮天子享諸侯有王后亞獻之禮上公來朝夫人致八壺八方八豆膳大牢致享大牢侯伯來朝亦如之子男來朝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未始不接群臣諸侯也好命其可嫌乎

宮正内宰獨均稍食

天官一官惟宮正内宰獨均其稍食他有司不言周宮朝之序内有六宮外有三朝三朝之外又有九式九法朝焉六宮之内有九室九卿焉六宮之内有九室九嬪居之自六宮而外凡治朝之官皆宮正掌之自六宮之内凡宮禁之官皆内宰掌之所以稍食必二人均分以此考先王之世百官宮衛之職宮正内宰各受其財分之所屬

存官與分職之辭異

王曰大宰佐王治邦國存官曰佐王均邦國蓋治則謂之而已未至於均也王之於邦國非特治之而已又以道均之則均邦國者王之事非治典之書所能及也及其帥屬以佐王然後可以言均焉

禮地官

地官象地所立

鄭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衆徒地者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萬民釋曰既言象地所立則此六十官皆法地與天官言象天義異矣

辨地官所立次天官

鄭曰天職生覆而為萬物之所資始者主乎道地職形載而為萬物之所資生者主乎化治無所不覆而以道為本故掌治者謂之天官教無所不載而以化為本故掌教者謂之地官天覆則無為而尊父道也地載則有為而親母道也故一曰天官而地官次之

五教十二教之別

司徒因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二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禮教親四曰以樂禮教和五曰以儀辨等六曰以俗教安七曰以刑教中八曰以誓教恤九曰以度教節十曰以世事教能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

辨周亦有五教　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者有虞氏五即舜典所云敬敷五教又文十八年云舜臣堯舉八元使敷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而周十有二者據司徒之職云一曰以祀禮教敬以下是也按成王周官云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則周亦有五教而云至周十有二者鄭據此周禮之文言十二以對於虞其實立中雖不含十二亦含有五

鼓人六鼓之用

釋曰云六鼓四金之音聲者六鼓四金與音聲和合故連音聲也云以

節聲樂者下云雷鼓靈鼓路鼓晉鼓皆是也以和軍旅者下云以鼓軍
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下云以鼖鼓役事是也田狩所以習戰則
田鼓當與軍事同按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之
等是也

辨六鼓之用無定制 王曰六鼓之用其所主雖如此變而通之則亦
有時而不同故路鼓賁鼓有施於軍者若大司馬教戰而王執路鼓
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是也路鼓又有施於朝政者若大僕建路
鼓于大寢門之外待達窮與遽令是也賁鼓有施於金奏者若靈臺
之詩曰蕡鼓惟鏞是也由此觀之則義設於適斯可矣豈若膠柱調
瑟然哉

載師任地之法

載師掌任地之法有廛里有場圃有宅田士田賈田有官田牛田賞田
牧田有公邑家邑之田有小都大都之田且國有四民農之受田無疑
矣惟工商之受田初無明文而二鄭之釋周禮則有異同之議先鄭謂

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吏為縣官責材者與之田也後鄭則引漢食貨志之言謂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據後鄭之意則直謂賈田為商田之家所受田也予以為不然夫四民不相易業亦不相雜處其來久矣四民之中自農之外惟士為然田蓋使之耕且養也果如後鄭之言以賈為商賈之賈則工商一也何載師獨載賈田而不言工田乎嗟夫王者之所重者農民也所輕者末作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出里布莫非設輕重之法使民知農之為優而工商之不足事也今使為工者得以器械易粟而後受田焉則誰不為工乎使為商者日中而市交易而退而後受田焉則誰不為商乎然則載師無商田工田之明文而後鄭必為之說予以為深知先王重本抑末之意

畎澮溝洫之制

注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直通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

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塗與環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於南晦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辨遂人匠人之異】鄭曰遂人匠人溝洫之制不同鄭氏謂遂人自是井田之制匠人自是溝洫（匠人畿內采地之制遂人鄉遂溝洫之制）非也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別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十夫而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則凡一里之內凡四溝矣而旁各一溝中間兩溝遂人云百畝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溝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而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者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兩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為也故匠人不為川而云兩山之間

必有川焉遂人所云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縣甽水瀉於溝ゝ水瀉於洫ゝ水瀉於澮ゝ水瀉於川其縱横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

井地制田之例

按司馬法曰六尺為歩ゝ百為畮ゝ百為夫ゝ三為屋ゝ三為井ゝ十為通ゝ十為成ゝ十為終ゝ十為同ゝ方百里又按周禮小司徒職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康成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九夫為井方一里四井為邑方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又按匠人職曰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ゝ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ゝ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ゝ間廣二尋深二

仍謂之澮康成謂井田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含

又按遂人職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〻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地萬夫四縣之田由是而言是六遂之地所有田也舉六遂則六鄉明矣此制田之例也

辨司馬法與周禮不同

然司馬法又與周禮之言有異司馬法有茇晦夫屋井周禮如之但不別與屋耳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旁加一里為成司馬法十成為終十終為同周禮則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旁加十里為同人司馬法止為一制無近遠之殊周禮則三百里以外都鄙為井田鄭云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二百里以為鄉遂內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矣今亦本周禮為定

王賦內外之制

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

也國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此周載師之法蓋指畿内而言之若孟子對滕文公之問指周家畿外而言之適與康成匠人之法同也故康成匠人注曰邦國亦異内外之法耳野九一國中什一是外内異也周稅曰徹通野與中國言之則共為什一也

宮城大小之制

注曰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釋曰此經國家及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為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九七五亦當為九里七里五里為差矣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為近可也

辨匠人九里之非

王曰匠人言建國又言營國者謂之建言其始也謂之營言其終也方九里言城中之制以典命考之上公其國家宮室者以九為節上公百里之地其城方九里以王畿千里之廣百官之所止舍四方之所湊會而城中之制而反不同於公殆不然也蓋

天子備天數則城中之制宜以十有二里然後其廣足以有容焉謂方九里蓋作記者之誤矣

以國服為息

注曰有司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金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辨後世法與古異

王昭與曰賒之為民也貸之為國也以其為民故無息焉但各以其物為抵而已以其為國故有息者而責之以出息必與有司辨而授之則辨其可與而後授之以有司能知其有無故也以國服為之息則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也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孟子曰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夫周之義不能為民正田制地稅斂無度又從

而貸之則凶年飢歲無以為償而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於民哉求以國服為之息則恐收還其母而不可得也稱貸之法雖存其實異矣

群書考索卷之九

續集

群書考索卷之十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經籍門

禮春官

禮官象春所立　釋曰鄭目録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為莫敢主之故也

辨春官宗伯之義　王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謂之宗叅四時之官為長則謂之伯豈特宗伯為然哉凡典禮者皆謂之宗若所謂都宗人家宗人者是也夫天地尊親也四時伯仲也天官言冢有尊者之道焉春官宗伯有長之道焉

【春官叙官不同】

天府何以在春官掌祖廟之守藏大寶器祭祀則陳於庭故也韎師何以特掌韎樂不與鞮鞻氏掌四夷樂同者東夷曰韎以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為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立韎師韎赤色又取東方日出言周尚赤亦內史外史何以列春官以內史掌群臣策命及八枋外史掌外令及皇帝之書御史掌贊故在此太史何以長於內史史之中大夫以太史知天道故稱大都宗何以稱司馬以軍事重故與之官同其名也神士何以在家宗人之後以群正中有學問者即抽入為神士無常數也

【宗伯名號更革】

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堯典曰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春秋禘于太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人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郊特牲曰宗人非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太常是也

【辨宗伯漢之太常】釋曰注云虞書是虞法弁云唐者堯舜道同故引

虞則唐亦與虞同也言歷三代者上舉唐虞下舉周法則其中夏殷亦宗官掌禮可知故總以三代言之也云則漢時太常是也昔三代異法殊禮有沿革故至漢時祭祀之禮使太常主之故云漢之太常是也但此宗伯主禮并下文主鬼神自分明必引諸文為證者當時張包周孟及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為六國時陰謀之書故先鄭以諸文為證也

宗伯不布象魏

周官正月之吉皆垂治象之法於象魏而春官不布何也蓋立官所以為民也天官所掌者邦治地官所掌者邦教夏官所掌者邦政而秋官所掌者邦禁也治教政刑之用必先有以令夫上下象魏象魏不布固其職當然也

宗伯天府之職

太府玉府內外府泉府皆是藏財貨曰府亦是物所藏也云言天者尊此而藏若天物然者按其職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是尊此所藏

若天物然故名此府為天府也

三禮五禮之別

注曰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釋曰三禮者謂天地人之禮也虞書云修五禮下又云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修五禮與下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玉則五禮非吉凶賓軍嘉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以禮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若然云三禮不言五禮則三禮中含有五禮焉

五帝六天之說

釋曰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五帝座星即春秋緯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曰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又援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是天皇大帝之號也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乙常居其紫微宮中皇

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尚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注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上帝尚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注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大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異義天號等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昊天冬曰上天總為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昊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昊天總勑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巳日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閒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盖不誤矣

辨天帝非二義

鄭曰以禋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以昊天為天上帝為玄天鄭康成為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員丘所祀天皇大帝在北極者

也一鄭之說因孝經郊祀配天宗祀配帝而然也伊川先生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也在郊則言天以其冬至物生之始故祭之以圜丘而配以祖

六宗異同之說

文曰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為六宗按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師為六宗按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謹按夏侯歐陽說云宗十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周禮太宗伯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

幽禜祭星雲禜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

司樂六德敎國子

釋曰中和祗庸孝友六德其中和二德取大司徒六德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之下其祗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也

辨司樂不止聲音敎國子以中和祗庸孝友於樂德何明古者典樂之官豈止知聲音而止哉亦將以治人寬猛剛柔之性也故周官司樂則敎國子必以德行為先而聲音為後故先之以直亮剛簡而後以詩歌則敎樂之官不止聲音可知矣

三德三行 三德曰至德敏德孝德 三行曰孝行友行順行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者敎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澄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深固有

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九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
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
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
散緩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
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
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
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
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
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行
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
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
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
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
常師必叶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

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文公文集

司王朝之制

師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盖路寢門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外朝在庫門之外國有大事詢衆庶則在此非常朝也每日常朝王立於寢門外與群臣相揖而已王又先揖群臣就位王便入揖亦有高下不同如天揖同姓是也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制元不如此文公經說

樂舞存六代之樂

注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黄帝曰雲門大卷黄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

共財言其得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咸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

辨樂名取象之義 王曰皇以道而作樂也弁之以法象乎天故以雲門言之帝以德而作樂也降以效法乎地故以咸池言之大夏者禹之樂也功業莫大於禹故曰大夏夏以言其文明也與書號禹曰文命同意大濩者成湯之樂言其以寬代虐而有所濩也大武者武王之樂也言其誅暴伐亂而有所制也

巾車用旗之制

釋曰云太常以下仍有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之等故云以下云等叙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叙者周人先同姓次異姓後云四衛蕃國以下故云次叙也

辨巾車司馬用旗之異 釋曰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太白以即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即戎爲在何時答曰殷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也

辨建旗取象之制 王曰祀以德教建太常奉天道之象也有德爲能忘爲賓以仁故建大旂大旂有升降而不爲亂凡固賓之道也朝以禮故建大赤臣以宣帝著盡事上而君亦以是准爲固朝之道也即戎以義故建太白田以智故建大麾且大白之爲色正秋也以即戎則宜莫盛於秋矣大麾之爲色正冬也以田則宜莫盛於冬矣

司常九旗之象

注曰旂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卿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

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道車象輅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輅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閱王乘戎輅建太常爲玉輅金輅不出

【辨載旂等級之異】王曰日月為常天道之運也故王載大常交龍為旂君德之用也故諸侯載旂軍吏孤卿之為軍將者也以猛毅致其義故軍吏載旂師都孤卿之涖衆者也以涖屬軍吏故載旜取其旜以事上而况鄉遂則鄉遂之大夫也以其無所將故載物取其物有所屬而已郊野則公邑之吏比其衆者也以究果致其智而已故載旐百官則以其屬衛王爲以摯速致其禮而已故載旟

【辨戎田用旗之異】巾車王建太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大司馬仲秋治兵王載太常四時田王建太常戎田用旂二文何不同大白勞軍或會同之時也太常自將之旗也大麾田於春夏太常田於秋冬此其所以異也

夏官象夏所立

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為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

辨夏官司馬之義 王曰先王制官以探本設司以伺末政非夏官也而謂之夏官者政以禮為本也此之謂探本政官也而謂之司馬者政以馬為末司至於馬則政官所司皆舉矣此謂之伺末

夏官序官不同

軍師及吏選於何官選於六官及六卿之吏也在卿所以謂之長還使此本長為吏也司勲何以列夏官軍無賞事不徃故次之司馬司士何以列司馬云進賢興功故司士掌以德功詔爵禄在此也量人何以列司馬掌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令軍社之所里弁師何以列司馬謂人年長大而冠象夏物長大而成壯也馭何以不言右以僕難於右是以六藝之中有五馭而不言右也三右兼五輅蓋道右充象輅之右戎右充革輅大輅之右齊右充玉輅金輅之右土官何以居大夫之前事

急者居前事緩者居後故司勳馬質皆士官而居前射人諸子皆下大夫而居後職文何以列司馬司馬雖九職各制其貢故也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馬家司馬士宗設都宗人掌山川及九皇六十四氏王子弟祖王之廟家宗人掌大夫采地所祖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都司馬主軍賦者即司馬法者云成出七十人徒二十人等家司馬下特置故自使其家臣為之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士則都家皆置各主其吏民之獄訟輕其軍事故王皆不置也

司馬胥徒獨多

釋曰此序官從大司馬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同自史以下則異諸官皆云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獨此官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諸官異者以大司馬大總六軍軍事尚嚴特須鑒察故胥徒獨多

禮秋官

秋官冢官所立

鄭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遒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於萬物也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耻惡人納於善道也

辨秋官司寇之義 王曰先王之治先之以德禮而輔之以刑政德所不能化然後禮禮所不能服然後政政所不能正然後刑刑豈先王所欲用哉不得已而用之也故司寇掌刑而屬於秋官以秋者天所以肅殺之時於方則為西之酉於行則為金之剛而刑以義為主也然刑官而司至於寇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謂之司寇其義如此

秋官叙官不同

何謂周官列職謂各有職同府史也刑官何以稱士士察也故刑獄刑官之士所主異同鄉士掌六鄉遂士掌六遂獄聽公邑故官卑人多縣士掌三百四百里方士謂三等采地在王城四方訝士訝四方賓客誅戮暴客謙主四方之獄訟朝士掌外朝之法為詢衆庶讞也序賓客之職何以列秋官賓客是主人所禮故鄉飲禮坐賓於西北象天地嚴凝之氣始於東南盛於西北是以賓客之事亦屬焉後之大行人小行人

司儀環人行夫象胥掌交掌賓客掌訝皆取嚴凝象也

司寇名號更革

釋曰鄭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晉有司寇晉魏絳亦云歸死於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時更造故僖二十八年晉有士榮為大士文十年楚子西云臣歸死於司敗論語云陳司敗昭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是後官號不同者也

三鄭郊遂之制

釋曰先鄭云百里外至三百里也者見縣士云掌野去王城四百里曰縣故曰小都任縣地方士云掌都家謂去王城五百里既以鄉士所掌為去王城百里內惟有二百里三百里二處在當是此遂士掌之故為此辯後鄭不從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者後鄭意六遂之地則在二百里中但獄則不在二百里中當在百里四郊上置之也若六鄉地在王城外獄則在城中然故更云言掌四郊此主四郊之獄六遂之獄在四郊也

辨鄉遂之制不同 鄭曰六遂之官自遂人以下皆降鄉一等鄉遂之長不比於畧之也距王城百里為鄉二百里為遂違于幾封皆遂法也故鄉遂總之閭師而取閭以名野賦總之縣師而取縣以名晉文請遂於襄王蓋是時魏耿霍虢乃入于晉晉境傳句請隧者來王畧也王辭之以視方千里足以供給而與之南陽之田則遂法畧見凡公鄉采地皆在地有攸屬則王官不祭祭焉故鄉數大抵加詳遂官趣耕事襲大役而已蓋有受之者矣凡郊內之賦或二十而一或十二或二十而三京師有他須焉則於近乎取故優之也貢禹冀州有賦無貢而甸師又以遠近而差征蓋自古然矣

二鄭采地之制

釋曰先鄭意縣士既掌四百里中故此方士掌五百里之中云公所食者謂義師所云大都任疆地者也引魯季氏食於都者謂諸侯大都與三公同後鄭不從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者欲見此經都是載師大都任疆土小都任縣地家是家邑稍地王子弟親者

與公同百里稍疏者與卿同五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二十五里引載師職大都在疆地以下為正者是不從先鄭之驗若先鄭以采地唯在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何得有三等之差乎是以後鄭縣士自掌三等公邑之獄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

辨采地大小三等　采地有三等邑於畿者有數等載師所謂家邑小都大都是也鄭氏謂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此謂三等采地邑於畿者也

禮冬官

冬官象冬所立

釋曰鄭云象冬所立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充家使民無空者也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

辨司空考工之義　王曰先王名官以司空則以居四民言之也作記者以考工言之則以時地利言之也夫百工之事雖本於聖作智創

而非巧述工守則不是以設施而致用此百工所以與於六職之也作記者謂之考工記以質其成效而已

冬官考工七節

冬官考工其亡已久唐人蒐集舊典錄此三十三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遭秦焚滅而韋氏裘氏等闕也故鄭云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從國有至謂之婦工一也從越無馬至夫人能為弓車二也從知者創物至皆聖人所作三也從天有時至此天時四也從攻木之工至陶瓬五也從有虞氏至周上與六也從一器而工聚車為多七也段氏韋氏裘氏筐人櫛人雕人是六闕也

辨考工不足續周禮

狐裘之弊可補以狐而不可補以羔緇衣之敝可補以緇而不可補以縞周官出於周公亦聖人之言也用以足六經之目是以狐補狐以緇補緇未為過也至於冬官之闕劉歆以考工記足之則是以羔補狐以縞補緇固未能免學者之疑也

冬官所記之意

釋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盖集舊典録此二十工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得遭秦焚滅典籍韋氏裘氏等闕也故鄭云前世識其事者記録以備大數耳

司空名號更革

釋曰注云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者按太史公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按舜典云帝曰咨垂汝共工是唐虞已上有共工者也若然唐虞以上皆曰共工堯時暫為司空是以尚書舜典二十八載後咨四岳欲置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注云初堯冬官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法必有滅功故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是其事也

三鄭五材之異

鄭司農云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元謂代五材金木皮玉土○釋曰元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者言此以對彼之五

材金木水火土若然鄭知有皮玉無水火畢用不得為器物故不取之知有皮玉者此三十工內函人為甲韗人為皐陶造鼓鮑人主治皮又有玉人之等故知有皮玉無水火者也

雜辨

賦錢輸貨之制

鄭曰自泉府而上凡貨事槃之卿帥自稟人而下凡俗事繫之遂人以此見古賦分於市不野惟貨幣畢入于冢宰之府蓋凡百官府吏祿各從其長均之宮正則掌凡在宮之人內宰則均凡治內之人掌囿校人各均其屬故太府掇式法而舍人分給之其餘則即藏焉而不必輸送若貨幣易折則多奸必冢宰之屬親掇受之亦可以見財分掌而不相亂制國用有要而不煩其賦者不難為力矣

夫家授田之制

自生齒以上書版口授之田安有無職事出夫家在之間者則其間邪夫稅者百畝之稅也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也夫口授民田者聖

人所以授於民也田授而不耕者民自棄其田而為遊墮之民誠可惡矣然聖人之政未欲汜誅也亦漸毆之於民矣故使之轉移執事為庸賃之役以勞辱之有垂緌之冠以表異之有夫家之征以困苦之所以驅天下之民轉緣南畝也

里布夫布之罰

鄭曰閭師之罰輕於載師何也閭師罰庶民受并田者載師罰有官職者及商賈閭民受田者也有官者怙勢豪横給以田而不耕受之宅而不毛則剝上罰下矣庶人在官而不知耕則遂利是矣凡此皆先王所甚惡者故罰之特重異乎庶民也說者以此為鄉大夫受地不毛者民宅不毛民田不耕則罰其長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是也

伯謙

辨所罰輕重之宜鄭曰宅不毛者有里布而下漢儒多以為困惰農禁游手未若如鄭氏所說周公之法亦苛矣天下事亦要賞罰相當雖商君行法不過從五家起令罰之如此之重何辜殊不知載師所

掌乃卿大夫受地之賦則凡所謂不耕不毛無職事不貢之民而責
之士大夫受分地者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之類是也
蓋士大夫既有分地乃使其民至於惰游末年其安在於是乎罰之
至得百姓受田自有閭師掌之所謂無職事者出夫布不畜者祭無
牲之類是也所以懲井田之民士大夫受地多故責之重民受百畝
故責之輕

圭田何以無征

周制圭田者近郊其稅十一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圭田無征何也載師
止任近郊之地者止言任地之法近郊十一者皆宅田賈田之類圭田
無征必矣

辨圭田之稅不可重 鄭曰周制什一之法行於天下而載師任地多
寡不均蓋參之前文而得其說近郊十一則圭田之稅所以輕者蓋
圭田以當祿奉祭祀不可重也

餘夫何以如正

遂人職餘夫受田如正夫之數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何以義不同也遂人止言六遂之法康成所謂六遂之民竒受一廛雖土地猶有業智所以饒遠也孟子所言近於六鄉之地盖井田之大畧也

封國大小之制

周禮封國之制先儒故有能言其非者俗學又為之委曲求通以誤後世亦無能辨爲夫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至孟子荅北宫錡及謹子之言與武王列土分爵之制無少差異則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法固然也又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百里也則孔孟非特聞武王周公之制盖親見當時之諸侯則然漢儒作王制亦同獨為周官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論語孟子禮記之言並異無疑其為非也陋儒鄭氏釋王制乃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商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封有功諸侯大者至五百里小者百里盖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之地不

過九州攷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于海西彼于流沙朔南暨聲夫既窮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廣斥哉惜能開闢邊境取夷狄之地亦不可增封于內此是不然也漢儒見周之衰弱諸侯相侵吞滅小弱開疆拓地至於數百里之廣乃以為周制爾子産曰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者五又曰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觀此則知春秋之大國非復一同也戰國時魯乃五百里齊乃千里此則周官者故以為據也又職方氏曰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皆非古之制不可信也故曰舉衰世之典而為盛時之制不可信也此類是也

設官等給之制

周禮事之最大者莫若建都封國設官也建都封國之制予既辨其非古矣然未為是也至其言設官是矣攷書周官稱唐虞官百夏商倍之

繼之曰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而後及於六卿周之官制可攷惟此成王仰若前代則大率依唐虞夏商之制爾今觀周禮小宰謂天官以下其屬各六十計為三百六十官說者謂象日月星辰之度今觀自太宰至膳人官凡六十有三自大司徒至槁人凡七十有九自大宗伯至宗人官凡七十有一自大司馬至家司馬官凡七十自大司寇至家士官凡六十有六計五官之屬已有三百五十有二而冬官尚不與則與小宰之言自戾矣借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去及數萬倍耶蓋彼但欲見成周建官之多初不計其數乃至於此其誕慢至此世儒乃酷信不亦傷乎

群書考索卷之十

續集